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古代皇帝需要解夢者，那不單是一件神秘的事，且事關秘密，關係到一國之興亡，要小心處理。但今天儘管弗洛伊德早已著有《夢的解釋》，對夢裡的境況詳加闡析，道出本我的掙扎與創意，我們還是肆意地向人報道自家夢裡的風景，不怕隔牆有耳。當然許多做夢的人都不是皇帝，但更重要的是當怪夢連篇時，那份不安感實在需要聽眾。

夢魘

少年前跟男友分手，自此一直沒有伴侶，過着極其孤單的生活。她努力把日子填得滿滿，並壓抑着不去思索當初親手拋棄愛護自己的男孩是否值得懊悔。這陣子天氣轉涼，黃昏時有點淒冷，晚上她做了一個怪夢，醒來後立刻找人傾訴。她夢見自己一時衝動，拿起手槍槍殺了兩個武警，其後被捕。她經過漫長的審訊，被判監禁十年；她雖然勇敢地面對，但當刑警取去她身上所有一切包括她的隨身聽及所有的音樂時，她在夢中崩潰了，那時真正的懊悔使她從夢中驚醒……

美國民主是有錢人大晒

香港大學生參加佔中行動，他們主要是聽從了大學裡面的教師所引導，認為香港沒有普選，所以政府的政策傾向了財團，貧富懸殊，樓價太貴，如果希望改變這種狀況，大學生就要行動，才可以作出改變。怎樣改變？學習美國的民主最好，公民提名進行選舉最好。結果，他們被教師誤導了。

在美國，雖然也可以允許公民提名，但是，美國實行了四十四屆的總統選舉，有機會獲得公民提名的候選人鳳毛麟角，基本上四十四屆的總統選舉，總統都是政黨的候選人勝出，而且不少總統本身就是億萬富翁。美國的政策從來都傾向於大財團。美國財富懸殊非常嚴重，百分之二的人口擁有了美國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財產。美國的稅收也非常高，結果造成了大財團的業務不斷發展，中小企業和窮人很難向上流動。在美國，平民百姓要發達非常困難。因為所有的發展機會都被大財團的連鎖商店佔領了。香港的大學生，聽慣唔聽斗，以為美國的民主最好，最公平最公義。

最近的美國中期選舉，就可以說明很多問題。原來，美國式選舉，允許大財團進行捐款。大型的企業，不斷靠水民主黨或者共和黨。勝利的關鍵，在於哪一個黨動員捐款的能力更強。沒有免費午餐，某個政黨吸收了大量的財團的捐款，打贏了選戰，當選之後，自然就要還債，在制定產業政策、環保政策、商業競爭政策都要向自己的金主靠攏。最近，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氣勢如虹，原來許多大財團都願意捐錢給共和黨，民主黨的奧巴馬。傳媒看見共和黨的財政來源充足，選舉經費爆棚，大家都下注共和黨會贏得選舉。根據美國政治響應中心的數據，二零一四年科技和互聯網業公司截至目前為中期選舉提供了二百二十五萬美元，比證券與投資業公司的政治獻金少了一百二十一萬美元。即是說，金融領域的財團更加重視未來的金融政策，大量投資在選舉上，將來一定會有所回報。回報是什麼？就是有利於美國的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的發展，在立法的時候，手下留情。議員和政黨都是聰明的，你投入巨額的資金，他們還你要明年繼續磅水，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制訂稅收的立法，關於管制金融業的立法，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她的母親同一個晚上也做了個惡夢。這位專注業務的母親即使女兒長大了，自己還是有愧於在女兒小時候未有好好陪伴她成長。這晚她在夢裡夢見自己在兒童樂園，一個兩歲的小女孩跟她遊玩，還說了很多的話。女童十分活躍，沒有人可以使她停下來。夢裡的主觀鏡頭是靜止的，只見女童扯起毛娃娃在跳彈着，跳上跳下地彈到樓梯邊。忽地她來了悽慘的嚎哭聲，女孩躺在下一層樓的梯間，後腦滲着血，血漿凝結於地板。她痛心地從夢中驚醒，走到女兒的房間，跟剛做過惡夢的女兒抱擁，互相訴說夢魘。

雙城記
何冀平

盧燕告知十月二十四日，她在國家大劇院和梅葆玖要唱一段「長生殿」，問我在不在北京，我十八日開完國家話劇院的劇本朗讀會，本來要盡早趕回香港，但兩位年近九十的梅家子女（盧燕是梅蘭芳的義女）難得合唱，就留下來等這一場。盧燕知道我留下來，很高興，對我說，「我上台只有四分鐘。」我說，四分鐘也看，她操着優雅的老北京腔：「您真夠朋友！」

雙甲之約

雖然京劇在內地的觀眾日益減少，但在海外可是頗受推崇。今年是梅蘭芳一百二十歲華誕，即是兩個甲子，推出一個「雙甲之約」重走梅蘭芳之路全球巡迴，一年前，在北京前門建國飯店梨園劇場隆重啟動。梅蘭芳之子梅葆玖親自掛帥，從梅蘭芳的祖籍江蘇泰州出發，先後到天津、上海、武漢等京劇大碼頭，再到中國香港、台灣，八月登上紐約林肯中心與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十月赴俄羅斯莫斯科、聖彼得堡，登陸著名的馬林斯基劇院，成為世界關注焦點。梅葆玖率團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櫻美林大學、創價大學、早稻田大學等著名學府進行學術演講，探討京劇古老藝術的學術價值和在今日社會的各種可能。十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在國家大劇院完美收官。演出名為《梅華香韻》，都是梅派經典劇精華：《天女散花》、《黛玉葬花》、《霸王別姬》、《貴妃醉酒》。看了上半

古今談
范舉

香港大學生參加佔中行動，他們主要是聽從了大學裡面的教師所引導，認為香港沒有普選，所以政府的政策傾向了財團，貧富懸殊，樓價太貴，如果希望改變這種狀況，大學生就要行動，才可以作出改變。怎樣改變？學習美國的民主最好，公民提名進行選舉最好。結果，他們被教師誤導了。

結果，無論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都會在相關的領域，立法的時候制定出有利於捐款的大企業的投资環境。今年美國中期選舉的廣告費達到了四十億美元。即平均每一個美國人要捐出十三萬美元。當然，貧窮階級不會捐款，捐款的人都是大財團，有了如此龐大的水源，政黨人物當選之後，就會投桃報李，使得一些政治家的承諾變為了「空談」，獲得美國財團捐款的某幾個競選單位，就會得以脫穎而出，排斥了缺乏財團捐款的人選。美國民主，從來都是有錢人大晒。

場，演員夠漂亮，嗓子好，身段也不錯，唯一缺乏人物內心的演繹，天女、黛玉、梁紅玉都差不多。梅大師曾說「似我者死」，要是連似都不似，大師九泉之下有何感想？怕演出結束後台後台祝賀的人太多，趁中場休息我去後台看盧燕，盧姨已化好妝，一身黑色長裙，頸上一條紅色絲巾，她讓我參考是放在衣領外面還是收在裡面，我給她打了個蝴蝶結，快九十歲的人還是那麼漂亮，真是傳奇。她拉着我去到側幕，要看魏海敏的《貴妃醉酒》怎麼出場，啊，原來還有魏海敏，她是台灣梅派第一旦，我很喜歡她。我陪著盧燕在側幕看了魏海敏一聲「擺駕」之後的出場，嬌媚大氣，搖曳多姿，果然不一般。服裝也漂亮，眾人不明白為什麼她要從台灣手提著楊貴妃的「風冠」來北京，我注意看了看，那副點翠鑲鑽的「頭面」是特製的，不違傳統又有創新，十分搶眼。為看魏海敏，從後台快步跑向前台，大劇院很大，我腳下不停，忽聽有人叫，原來是跟著「雙甲之約」採訪的幾個記者「您可跑得真快！」，不快哪行，難得一見。

終於到了演出的最後「四分鐘」，梅葆玖盧燕合唱《長生殿》選段，兩位老人家嗓音、身段、面容都不及年輕演員，但那種大家風範，貴氣坦然，毫不張揚卻令人傾倒，可謂雙甲之約收唱唱響的最強音，這幾天我真是沒白等。學習梅派唱念做打容易，現在三、四歲的小童都能學得不差分毫，難的是內心。內心修養不到，台下不琢磨，不下功，熱衷挑肥揀瘦，爭名次，勾心鬥角，演的雖是貴妃、淑女、才子、英雄，其實還是自己。

靜水流深，愛在民間

近日，微信上關於「窮遊」的話題聊得熱火朝天，朋友的一句話擊中我的心房：「來濟南吧，去市井深巷尋泉，不花一分錢，絕對保證你玩得暢快淋漓。」靜心想想，背上雙肩包，帶上相機，一瓶水，一個麵包，足矣，老街巷裡尋泉，多麼富有情調的旅行啊！

散落在市井裡的泉子，很多都沒有名字，愈是這樣，愈帶有無盡的神秘感：或位於「泉水人家」院落，或藏匿在老街巷深處，或委身在民居屋內床下，有一種養在深閨的悠閒範兒，無論是人不識，還是被掩埋，他們都活得喜氣安穩。

尋泉，尋的是一份心情，也是一種生活方式。過去，我喜歡約突泉、黑虎泉、珍珠泉等，趵突泉「三股水」周圍，一年到頭都擠滿遊客，想單獨和泉水合個影都是奢侈的事，給人平添幾分焦灼和聒噪。偶爾機會，跟隨朋友在老城區閒逛，搞不清到了哪條街、哪條巷，懷着好奇心闖入民宅，好像被什麼東西吸引着。院落裡有些雜亂，但很有生活氣息，牆根窗台下的一口老井引起我們的注意。見有人來，一位老伯熱情地出來打招呼，還向我們介紹這眼泉子的來歷。「前些年這眼泉都乾涸了，沒想到後來又活了過來！」他感慨地說道。朋友意猶未盡，想了解更多歷史，他笑着說，「哪有什麼歷史，不過是朝夕相處多年有了感情，和自家一樣。」

從那以後，我對市井深巷的泉子產生濃厚興趣，每一次的邂逅，都會產生初戀時心動的感覺，好像前世的八百次回眸才換來今生的美麗邂逅，此緣分倍感珍惜。

走進這些泉子，無需受任何限制，也沒有擁堵的喧嚷環境，令人無比愜意。它們，靜靜地躺在那裡，不變的從容，那麼的自在，反而讓探望它們的人變得心緒難平起來。它們，沒有四大泉群的人氣，也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遊客，

但你絕不能說它們沒有見過世面，它們所經歷的不比我們少，只是不善於袒露心扉而已。

毫不掩飾地說，它們的功勞，絕不亞於趵突泉，養活一代又一代底層百姓，無論是戰亂年代，還是困難時期，平等地對待每個人，從不勢利眼，也不會嫌棄哪個外來戶。或許，很多人已經將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但總有一些人會憶起，背井離鄉多年後驕然想起家鄉的那口老井，輕輕地觸及心底的那個小窩子，鄉愁立馬湧出來，像清冽甘甜的泉水，打濕我們的眼簾。

無名泉，更像是老城區活的歷史。難道不是嗎？它們不會說話，很多時候選擇不語，像坐在蒲團墊上打坐的老者，對萬事輪迴早已參透，若白馬走入芒花的林子，如銀碗盛着雪花的晶瑩。他們的智慧，需要我們耗盡一生去修煉。

無名泉，更像是大地上的詩句。我固執地認為，市井深巷的泉子，東一眼、西一處的，包括犄角旮兒處被掩蓋的泉子，合起來便是一部《詩經》，隨便翻開一頁，便能夠讀出「關關雎鳩」的驚喜、「蒹葭蒼蒼」的憂愁、「執子之手」的憧憬，令人徒生嚮往，心地變得乾淨而飽滿，耳目變得清悅而明淨。怪不得古往今來到過濟南的文人志士都留下詩篇呢，從「四面荷花三面柳」到「雲霧蒸潤華不注」，從「總為濟南為郡樂」到「羨煞濟南山水好」，篇篇詩句，恍若星辰，點亮歷史的星空，絢彩奪目。

街巷里弄，經常遇見賣小吃或早點的，韭菜盒子、油酥燒餅、豆腐腦兒等，小販們多半使用蜂窩爐子，衛生條件雖然不盡人意，但暖心暖胃，一兩塊錢，便能管飽。不餓，我也想買，幾根油條、一碗甜沫，覺得親切感撲面，是久違的鄉愁噴薄而出吧？不，是不可救藥的味蕾霸佔。

民宅舊居裡，那景象也是叫人感動的。有的院落收拾利落，院內養有花草，擺有茶几、板凳，

地上的水盆裡泡着綠葉的蔬菜，女主人擇菜、洗米、煮飯，不忘起身喝上幾杯茶水，那茶水可是用自家院裡的泉水泡製的。不過，他們從來不會炫耀，像泉子一樣內斂，過慣了如此平靜的生活，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別樣的自足。有的民宅已經隔開出租給外地人，晾衣繩上曬着花花綠綠的衣服，牆壁斑駁不堪，但舊時建築的痕跡依然可尋。院裡的老井多年無人啟用，看上去有些破舊，可恰恰是在這破舊中，讓人尋得一份慰藉。舊，是具有老資格的見證，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我見老井，是一低頭的羞赧，老井見我，是一刹那的青春；羞赧，也是美麗的，青春，也是永恒的。

老井，依然年輕。老，讓歲月收住了心，踩着古典的節奏，一寸一寸地過活。他們和院落像一對老夫妻，是沈復和芸娘那樣的伉儷，「布衣蔬食，可樂終身」。倘若生在宋朝，我定會選擇在這裡居住。

好多時候，我也會迷路，但很享受這份自在的心情。窄巷拐彎處猛地蹣出一隻小貓，院落門口蹲着一隻小狗，見生人也不吼，使人眼前一喜，心地柔軟起來。

2013年，市政府對30處無名泉命名，引發市民關注熱潮。給泉子起名字，這樣的事情不是每一座城市都有的。在我眼中，毋寧說成是復甦一段塵封的記憶，像是打開一罇經千年釀造的老酒，僅僅抿上一口，便會醉得不願醒來。因為，這酒，是用世代濟南人的骨血釀成的，是這座城市的老根。

此次命名的30處無名泉中，有17處分佈在老城區。翻看名單，彷彿翻閱一本民間歷史典籍：歷下區啟明街35號，泉子命名為啟福泉。借用啟字，寓意「福祿壽喜」，依次命名其他三處泉水；歷下區院後街16號，泉子命名為院北泉；歷下區鞭指巷9號院內，因在狀元府內，泉子命名為狀元井；歷下區西公界街40號，泉子命名為公界泉；歷下區太平胡同5號院，泉子命名為太平井；歷下區芙蓉街39號古舜閣內，因位於武庫附近，命名為武庫泉；歷下區芙蓉街38號關帝廟，

命名為關帝廟泉……

其中，有三處泉子使我記憶猶新：一處是歷下區孟家胡同1號院，院內的無名泉為張福德老人所挖，所以命名為「福德泉」。用百姓名字為泉水命名，彰顯以民為本的情懷。而歷下區曲水亭街15號的兩眼無名泉，靠近左邊的命名為「佑泉」，靠近東邊的命名為「佑泉」，主人王俐表示，泉子已有200年的歷史。

為無名泉命名，是一樁精神事件，也是一個集體儀式，使人們牢記歷史，懂得惜福。我常常想，無名泉的姓氏便是百姓的姓氏，因為他們屬於民間，他們和市井的生活早已融為一體，休戚與共，難捨難分。

他們像風一樣自由，不在乎名譽，不在意版權，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面對榮辱得失淡然處之，他們才是真正的自然之子。「內心越是平淡，生活越是絢爛」，他們比人類更懂得這個道理。

市井尋泉之旅，使我的心慢下來，看到生活的美好，傾聽靈魂的召喚，別虛度這大好的青春。這樣的旅行，真好，像宋詞一樣美。



■ 佑泉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每個人的言行，都必須和自己的「身份」掛鉤。朋友家中來了新菲傭，帶她到中式街市買菜，她居然以「Alice」為理由拒絕，只肯往超市買菜；到了超市，她指着著名的意大利風乾火腿，問我的健身啞鈴，她也要健身，索性把啞鈴搬往自己的房中……

做家傭，不肯去中式街市；做家傭，又要吃昂貴的食材；做家傭，又要效法主人健身，行為、消費與「身份」不符，是不是很經典啊？這樣的菲傭怎能忍？不足一個月，朋友就把她解僱了。

現實世界中，不單小人物忘記身份，連響噹噹的政治人物，也會對自己的政協「身份」失憶，因而言行有違政協的要求，而被政協除名，他事後表示，在發表言論時，沒有想到自己政協委員的身份，只記得自己香港的公職。

「身份」失憶症

我認認為，解讀這種「身份失憶症」不難，好比方有些人，太太不在身邊，就會忘記自己是「有婦之夫」的身份，以為自己是「單身貴族」，肆無忌憚發展婚外情。在婚外情那一刻着了魔，情迷心竅，把「有婦之夫」的身份拋諸腦後，但求痛快，這是選擇性失憶。當然這情況，同樣可以發生在「有夫之婦」身上。

回歸現實，發現自己不是「有婦之夫」，還是「孩子的爸」，這些很重要的身份，怎麼會忘卻了呢？如果你重視這個「身份」，你會無時無刻掛在嘴邊，繫在心上。

對於「出軌夫妻」，有人說，「離婚」是否重手了一點？第一次出軌，不是已經忍了多年嗎？怎麼這次再出軌，就忍不了？其實，忍了第一次，正是縱容了第二次，如果再忍，例必有第三次，造成慣性出軌，落重手是無可奈何的抉擇。

演藝蝶影
小蝶

今屆澳門音樂節呈獻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雖然有不少節目都是我想要的，可恨我這陣子忙得不可開交，最後只能抽空到澳門看一個演出——音樂劇《戀愛大爆髮》（Hairpin）。

可別誤會，我並非錯寫別字，而是音樂劇的中文譯名玩「食字遊戲」，將「爆發」改為「爆髮」。原因是劇中女主角（Erica）其中一個奇遇是參加「噴髮膠少女」比賽，並且贏得后冠。加上她的生活常常與噴髮膠扯上關係，例如唸書時用噴髮膠將頭髮弄得高高而被校長懲罰；到了她被抓進牢中，她的男朋友（Erica）又以噴髮膠將她的監倉的鐵柵拆除，助她逃獄（另一奇遇），英文劇名便因此叫Hairpin，即噴髮膠了。至於「戀愛」，則是因為這是一個愛情故事。雖然他們的故事對觀眾來說是有點逗趣，這亦是Erica的另一奇遇。

《戀》劇改編自John Waters於一九八八年拍成的電影。後來Mark O'Donnell和Thomas Meehan將故事撰寫成書，再分別由Marc Shaiman和Scott Wittman作曲和填詞，寫成音樂劇，二零零二年八月在紐約百老匯首演。零三年，它在東尼獎的十三項提名中奪得八個獎項，又獲得十項戲劇桌獎殊榮。由於演出大受歡迎，演出一直至二零零九年一月才落幕，共上演了一千五百場。至於其倫敦West End演出版本則獲得十一項奧利弗獎，包括「最佳原創音樂劇獎」。同時，《戀》劇亦曾到德國、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澳洲演出。這次首次踏足亞洲，來到澳門表演，讓我這名音樂劇迷不用乘坐長途飛機便可欣賞得到這個著名的音樂劇，真要多謝主辦單位。

獲獎無數的《戀愛大爆髮》

原來澳門文化局就《戀》劇而設了公開綵排和參觀後台，讓觀眾了解幕後排練花絮。可惜我錯過了這項安排，沒法看到美國專業劇團排練大型音樂劇的情況，實是一個遺憾。

《戀》劇的電影攝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故事的年代背景卻是一九六二年，相信John Waters在當年已經是在玩懷舊。記得八十年代中紅遍全球的電影《回到未來》的男主角也是要重回五十年代，我猜想可能是八十年代的創作人對五六十年代特別依戀，因為這正是他們誕生和童年的年代，特別有一份模糊但親切的感覺。

翡冷翠群山

英國唸書三年，每年暑假定在意大利度過，又以翡冷翠居多，開時最愛投入山區散步，一去幾小時甚至一兩天；丘陵地帶山路不難，邊走邊看邊欣賞，橄欖園、葡萄園、玉米田，空氣清新，藍天萬里。

回家工作也已多年，幾乎年年回去意大利，翡冷翠熱絡無比，氣勢始終不減，親切依舊。這次與三個從未踏足意大利土地的朋友同去，自己盡力協助，望大眾得一趟貼心旅程！

此山中
鄧達智

翡冷翠未到，先去也屬托斯卡納，著名古文藝復興名城錫因納（Siena）及San Gimignano，拍照鋪上社交網絡；竟然有網友問：可曾見到志摩？如果徐志摩仍在，誰會介意向一代詩人問候？我們那代小學唸詩，誰沒讀過徐志摩？

讀翡冷翠群山聯想上世紀上旬志摩記錄與友從托斯卡納山下來。自此清楚記得這段文字，翡冷翠婉約山區、詩人瀟灑身影魅力深深印入仍未滿年的思維，久遠難忘，少年歐遊其一一定要前往的景點。



■ 作者提供圖片